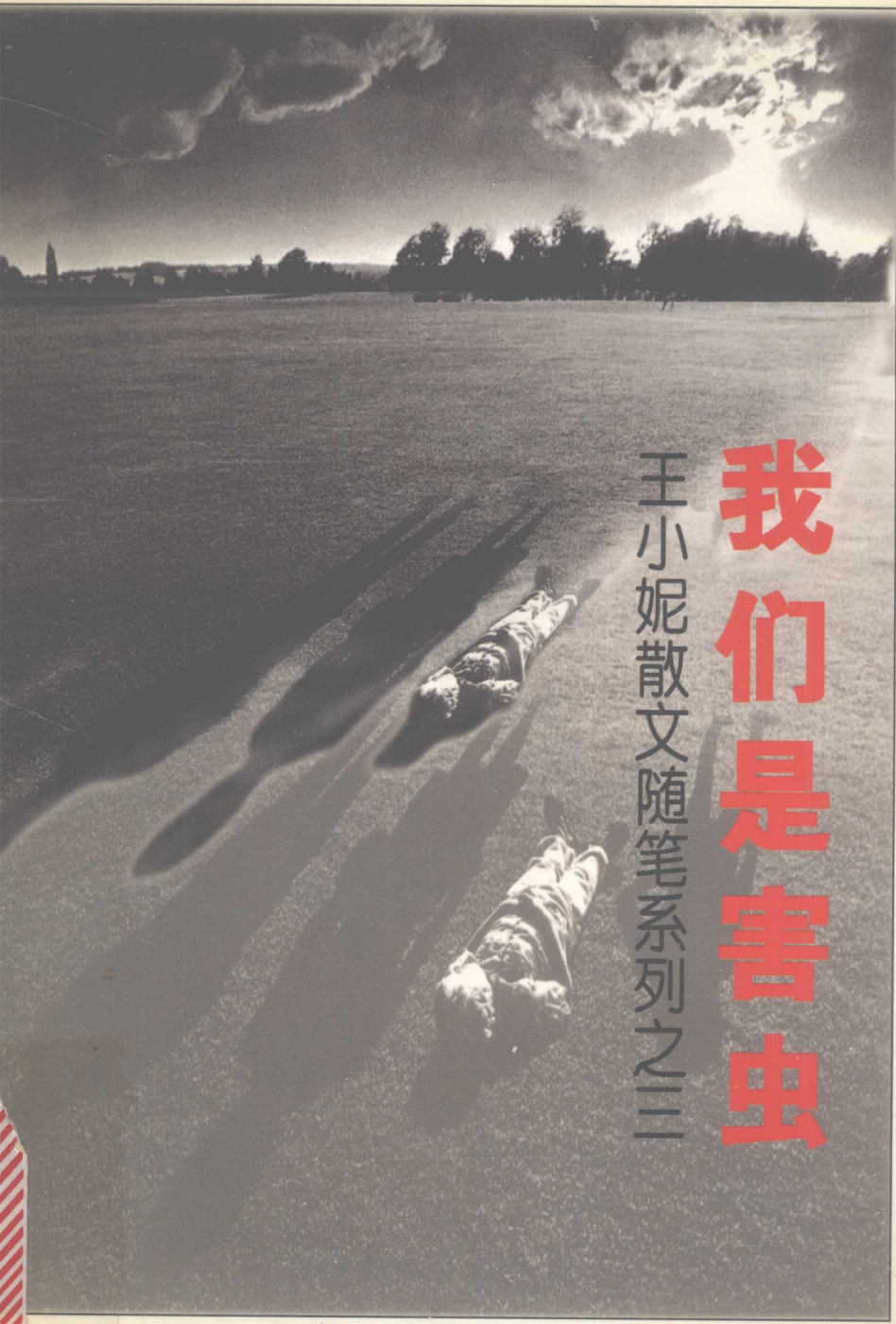


WANGXIAONISANWENSUIBIXILIE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们是害虫

王小妮散文随笔系列之二



我们是害虫

虫害防治

1980
12月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871
电话：(010) 64036111
电报挂号：2137
地址：北京 10087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871

I 267.1 / 530

我们是害虫

王小妮 著

责任编辑：萧 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1,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910—5

I·1514 定价:11.1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言 在平安夜

王小妮

下午五点半,我接到同在这座城市里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他问我:你怎么过平安夜?如果没有这个电话,在我这儿,那个叫耶稣的圣人一定只能缄默无声地诞生。我离圣人简直太遥远了。

六点钟我出门,可以肯定,天上地下都没有雪。看见两个人拿圣诞树,一棵扛在肩上,很大。另外一棵袖珍得只有二十公分高。有一个地摊上正用电喇叭高叫,圣诞树出血打折地卖,那商贩嗓子都叫哑了。在街上遇到装扮成圣诞老人的,从布口袋里掏什么送给路人。红袍子穿在又矮又小的中国男人身上很不相衬,他一点不像那个慈祥老人,胡子跟从领口里掏出来的棉花一样。他送的

不是糖果，我看见一个孩子拿了，是印在巴掌大小纸张上的广告。商场酒店楼面上的圣诞灯饰都亮起来，亮还是好看。我出门以后看到的一切都和商业活动有关。这个平安夜。

八点钟，我们在吃饭，香港电视节目播放每个圣诞傍晚的例行节目：动画片“圣诞老人放暑假”和“雪人回来了”。那个在早晨融化掉的雪人总能引起人的伤感。在这同一时间，另一个香港电视频道播出美国总统参加的圣诞弥撒，唱诗班的孩子眼睛里闪着最洁净的光。他们发出声音的嘴绝对像巢里的小鸟。

我们没有心理理由去教堂。不过，应当吃西餐或者去那种酒廊。但是同学说要吃得隆重，所以，我们吃的潮州菜，显然是要多付出钞票。潮州菜是贵的，居然座位包房全满。原来，满城的人都在过平安夜。

回家的路上，起码见到十几个人戴着尖顶的小红帽，有孩子也有老人。

人们只是想找个日子轻松快乐一下。人们希望制定多一点节日。香港已经准备把释迦牟尼的誕生日也定为公众假日了。吃喝玩乐也经常需要一个藉口。

十点钟，我回到家，电视里播出第十届欧洲电影奖的颁奖仪式。我接到一个朋友从北方家乡打过来的电话，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和圣诞无关。我想象，他一定在温暖的屋子里，在被白雪包围的玻璃窗里面打电话。

没有烟囱的南方，圣诞老人是钻进漏雨水的管道里，来给孩子们送礼物的吗？

一九九七年底的这一天，我可以呆在家里，吃馒头和烧土豆，穿松散的运动装，但是我在被提醒之后想到了这是平安夜，好像它立刻与其他的晚上不同了。我面对我自己的教堂、神父，唱诗班和管风琴，还有我自己能听到的午夜钟声。

十二点钟，寂寞而无所寄托的人们一定还没回到他的住处。

参加化妆舞会的人在面具后面喷出酒精气味。戴红帽子的人笑掉了帽子和假发。冰镇啤酒洒在某一只皮鞋里。收银的小姐用两条手臂按住收银机。在平安夜。

我根本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教堂在哪儿,过去曾经有一个,现在拆了。

所有的火车都靠住月台停稳,自来水管极轻声地滴水,它在清洗下水道。我一直没睡着。

在平安夜,谁敢说他不是一条害虫。

目 录

前言:在平安夜	1
寒山写诗的理由	1
一本关于黑奴的小书	10
大漠流沙中的五个人	16
深蓝凹陷的眼睛	25
把达利拆开	37
一个人当了皇帝	45
荒诞的山和海	53
你要得到灵魂吗	60
一九九七年三月在闹市区	66
一九九七年五月经过郑州	72
一九九七年七月去成都	80

一九九七年八月离开厦门鼓浪屿	87
一九九七年九月去广州	93
一九九七年十月去中山	99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去香港	105
艺术家和他呆过的城市	117
想象的枯竭	123
让我们喜欢纸	127
无辜的鲤鱼们	131
听腾格尔歌唱他的家乡	135
最平常的一天	139
看黑泽明作梦	143
嚎叫与向日葵	149
我看散文	155
国际足联能坚持多久	158
从我的门进入一九六六年	162
我们是害虫	165
玻璃的房子	173
归家	177
倾听与诉说	181
假设灵魂能够闪光	185
愉快的降临	189
世纪之尾	193
思想独行的年代	196
残年即荒诞	200
独一无二的人	204
夜声	208

自顾不暇的人类	213
悲观涌上来	217
股票升了	221
人造的故事	225
接触石头	229
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吗	233
重提思索	237
时光的隧道	241
看完了球	245
每人增高三十公分	249
自己的房子	253
如果没有胃	257
想象坐在蒲团上	261

寒山写诗的理由

——读《寒山诗校注》

一 中国隐士喜欢藏于深山

不知道有没有一本认真严谨、没有注入水份的关于“中国的隐士”这种书。我需要的只是详尽的原始材料。

古中国历史中素有隐士深藏于深山以图自得的传统，可能由于他们特有的“隐”的存在方式，使有关记录相对地断绝，难以探求。他们完美着自己的选择，使今天的人不能随意地接近。

两年前，偶然买了一本《寒山诗校注》。有人推荐给我，说寒山！连外国人都看重这个中国诗人。没有用整块的时间去看它，读了几首诗，印象里这位自称寒山子的唐代隐士的诗风简明直白。我并不懂得古诗，只是凭阅读时候的感觉：寒山还算不上唐朝最好的诗人之一。最近翻看这本书，读了附在内文后面的附录部分，它由关于寒山以及朋友的传说和同时代及后代人对寒山的评介组成。第一个感觉是：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怎么没首先去读附录，没想到在这一本诗之后还有那么神异的故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随后，产生了一个大疑问：这能使“寒山寺”以及张继的《枫桥夜泊》中两个诗句名垂千古的隐士寒山，他为什么要写诗？只做一个隐士他还感到不够吗？

二 通过拾得我们知道了寒山

寒山隐居在夏天也有白雪盖顶的浙江天台山，据与他同时代的人记载，寒山形色怪异，以桦树皮为帽子，脚上拖着大个儿木鞋，面容枯槁，夜居岩洞。有时候到天台山和尚住的国清寺厨房去，有名叫拾得的僧厨私下用竹筒积滤了和尚们吃剩的残羹，等待寒山来取食。只出入寺院厨下的寒山一旦被和尚们见到，免不了一顿木杖追打驱赶。人们都把这个垢面蓬头的人叫疯子。寒山行走在山道上，有时候自语自笑，有时候突然大吼“快活”，有时候和放牛牧童一起唱歌。当地新到任的刺史听说天台山有这样的怪人，以为是高士，心含着尊重去山里会晤寒山与朋友拾得，给他们带去了净衣香药。寒山反而逃避高喊：贼！贼！顿时潜入石缝中，岩石裂缝为他闭合，隐士“忽不复见”。

以上的记载除山石闭合一处有夸张的意味之外，情理上似乎都能接受。合乎生活在一千年之前，一个中国隐士的行为。

必须强调的是，寒山的传奇能被后来人了解，都来自于自称去拜访寒山、拾得以及另一个神奇的道士丰干禅师的台州刺史。只有一段不长的文字，这文字附在“寒山子诗集”共三百多首诗的前面，作为小序而得以流传。可见，寒山同时代的人看重的已经是寒山的诗，并非隐士寒山的诡异言行。

如果那些诗不在，台州刺史的短文无所依附，很可能丢失。那么，今人没可能知道，在唐代，有一个叫寒山的隐士的存在。

三 中国的山里面有没有一万个隐士？

一九九七年的五月，我到了河南省境内太行山脉的盘古寺。山并不高耸，只是土墙那样的一带丘岭。远远地，走在一片狭长的石滩上，已经听到小寺里悬挂着的铃声，顺着风清脆地传过来。盘古寺的“盘”据说是取了“盘旋”的意思。传说韩愈就在眼前这个小建筑所在地送别他的朋友李愿进太行山去做一个隐士。在这儿，韩愈写了“送李愿归盘古序”。这篇文章被清朝人收于《古文观止》中卷之八的“唐文”之中。可能正是由于这文字，盘古寺才有人留守，在四周引水种菜养犬，使不是一座真正寺院的小建筑保留到今天。

据我从字面上理解，“盘旋”适合于形容鸟雀，而且绝不是几只，十几只，起码要聚集了几十、上百的飞禽在空中来去环绕，才可以构成“盘旋”的气势。韩愈的文章中说：“隐者之所盘旋”。可见，在今天起身，往上追溯一千年，在太行山脉一带，幽居的隐士不在少数。

站在一九九七年，再看那山，实在不是隐士能够长久停留的地方，哪怕有一只毛色最接近山色的灰山羊出现在那荒秃的坡上，也会立即显露。离石滩不远，一些人开动轰响的机器正向地下挖掘着什么，好像是挖煤炭。如果这种山上有隐士，并且多到了盘旋的程度，中国这个多山之国的，同一时代该有超过万人在各个山脉丘岭

间退隐闲居。

隐，就是藏蔽。在中国历史的特定形态下，隐要退居山野茅屋村夫凡人市井之中，不做官，而且不做事，享受着无为的宁静和闲适。我想，隐，还兼备了深藏逃遁，自我放逐。按韩愈送李愿的文章中所说：李愿自言，对于把名声显扬给世人丧失了兴趣。他只想独自生活，登高远望，选一棵好的树下，打发时光。不求人赏识，也不遭人毁谤，悠然而自得，度过余年。按李愿的陈述，他认为对于扬名于世和做官，并不刻意地厌弃，只是想逃避它，因为那些东西既然不是能侥幸获得，他便不想去用力谋求。

李愿像一截断壁，停留在韩愈的文字里，他随后的生活再没人能探知。韩愈形容吞掉李愿的山“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寒山的处境必不能好于李愿，寒山的行为也可能由于被蔑视，被追打而更趋于怪异和深闭。寒山的“隐”，是不是比李愿更加极端和纯粹呢？

四 一个人彻底隐没，为什么还写诗？

同是唐代隐士，李愿对今天的人，完全是两个汉字的前后组合，他完全沉没在今天已经掩藏不住一羊一犬的太行山脉。也许这彻底的隐没正是李愿所愿。

而隐士寒山子，从唐至今，一直为历代文化注目，从陆游到王安石，到朱熹到钦定《四库全书》等等，又在千年之后扬名到欧洲及美国，一切全源于他留下来的诗。

像布袋中尖锐的锥子快速刺透了布袋，我的疑问，在今天的阳光里闪着冷而尖的光芒：既然一个人已经对世事全无兴趣，藏身在四季积雪的深山岩洞之中，他为什么要在天台山的山石、墙壁、竹管上题写了三百多首诗作？

诗，绝不是为了流传才发生，它完全可以潜动在心里。飘浮在

溪水流沙的最表层。空响在山林夜啸之间。隐士寒山子选择了长于人之命的物质，在它们身上坦露自己的心境，这与一个真正隐士的清洁内心及行为准则是否相违背？

在寒山的时代，已经有同居国清寺的和尚道翘追随其后，搜集了他的诗作，并有寒山即文殊菩萨再生的传言记录在案。这些寒山本人知道吗？

读《寒山诗校注》附录中关于寒山及朋友拾得、丰干这一隐士、一和尚、一道士的故事，使人相信，以讹传讹的事情在人类生活于蒙昧状态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相当常见。他们不仅能乘着虎出入，能望空漫骂，桀骜惊人，而且连“好事者”随其后录到的诗作也能在集成三卷，流行于人间十年之后，忽然不复存在。按这说法，我们今天在克数很低的纸上见到的寒山诗是从冥界遗落下来的吗？

与李愿相比，传说中的斑斓神秘色彩，使寒山完全走向了隐士行为的极端。然而，他并不安沉。他还在写作，按他诗中所述，写了六百首。按寒山行为的极端的质量，他完全可以只字不写。我理解，只有和山石林色风声完全融为一体，才能令今天的人信服：这位寒山是言行心体一致的隐士。

我翻阅了中国地图，浙江省的最高峰在天台山西南的黄茅尖，海拔一千九百二十一米，类似高度或高于它的山峰在中国不在少数。前面说到的太行山最高峰一千五百米，而盘古寺那一带，用眼睛看上去，不足千米。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个写诗而留名的寒山，他必然和历代在山林幽壑中自存自亡的隐士们有着共同的结局。把“有”熄灭到“无”，对一个隐士是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

五 我该相信哪一个寒山子？

让我们抛开典籍，努力去会见那个真实的寒山子。我们努力

在这会见中注入更踏实的态度,排除掉诡秘的传说,寻找一个人的来历。从寒山的诗中可以看到,他曾经有过翩翩地骑着白马,吆喝着野兔,手执着苍鹰的少年时期。而后,又有了博览众书的机会。但是,没有谋到一官半职,同时又不会农耕,只好潜心写诗。直到看见饥饿、寒冷逼迫到了极点,用他的话说,在饼上写了诗,连狗都不吃。走到小食店前面,马上避开脸去。过于饥饿,使他不敢正面注视食物。然后又有了亲戚妻子的厌弃。到这里,似乎寒山只有一条路可走,他有了进山隐居的全部理由和反力。

这好像一个神话故事,有一个人到这世界上来了,他宣布他将退隐深山,远离尘世。而这隐士反以诗的形态存在着,永不消失。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寒山,传说中的,或者诗中的?因为,人,作为肉体只能是一个。

在三百多首诗中,他毫不避讳地表达了一个常人的怀疑:他不相信人能升天轮回。怀疑读书能避免死的降临,能避免贫困的打击。我们还读到了悲凉和悔恨:思念家乡亲人,他对南方的迷瘴之气惶惶不安,想灵魂能回到故乡,吃家里桑树上的果实。寒山诗中也写到了作为一个凡人的恐惧:夕阳下山,有虎竖立着鬃毛,疾速向他扑过来时候的慌乱。在他生病的时候,他的诗写得更加寒栗:“吁嗟贫复病,为人绝友亲。瓮里长无饭,甑中屡生尘。蓬庵不患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憔悴,多愁定损人。”

一个人避世而进山的理由是复杂的。从韩愈文中,我们看见李愿呈现着一种退守的心态,消极而安宁的避让。寒山在他的诗中陈列的理由最具体、最贴近现实的是无奈,无路可走之后的选择。因此,他的心中潜藏着躁乱不平。它们还活跃着,并没有因为长期的逃遁躲避而消解。所以,他才在诗中说:“多少天台人,不识寒山子!”“一例书岩石,自夸去好手。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在幽闭的深山里,寒山仍旧幻想得到众人的夸耀赏识,同时又声言,只有如来佛才能懂得他的诗之精髓。如来佛根本不身临于人

世,所以寒山在诗中哀伤自己的诗:“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我的确在读到这些诗后,想到了寒山的诡异桀骜行为是不是有意而为之?退一步说,寒山想象能依靠诗来延续他不能永留于世的形体。

名留天下,或者退隐深山,这是寒山这个人身上最现实的矛盾。一枚尖矛和一柄硬盾。我在望着矛和盾的同时,心里充满了恍惚。

六 我们怎么才能不自相矛盾?

假如没有发生过抄录寒山诗这一行为,仅仅看古人留下的传说,寒山已经接近了一个神。当然,在寒山诗中还有相当的部分,吟唱了隐居的乐趣,疏导劝解世人修身而成仙,但是体现在同一作者身上,这些诗显出了那么大的非一致性。难道寒山没发觉,他的诗是对他苦其肉身、饿其筋骨、深陷闭谷这全部行为的一种破坏吗?他在自己已经日渐枯槁的身上装置了自毁性武器。

在这里,我暂时放下寒山,看看其他的人。

德国小说家伯尔,有一篇很短的小说,写到渔夫和一个外国游客的对话。渔夫本来正在海滩的阳光下面睡觉,游客照相机的快门响动惊扰了渔夫。游客带着一点担心问:你今天没出海,因为今天不是打鱼的好日子吗?渔夫说:不。游客又问:那是你身体不舒服吗?渔夫仍旧说不。等渔夫从睡眠中完全醒过来,他说,今天他已经打完了鱼,是很多的鱼。游客决定给懒惰的渔夫以启发:要勤劳不息地工作,不断地出海打鱼,积累尽量多的财富。渔夫问:最后呢?游客说:到那时候,你可以在阳光下面打瞌睡,醒来欣赏你的大海。渔夫反问他:我现在不正是这样吗?

打鱼是谋生的必要手段,类似寒山去寺里讨剩饭,尽管挨着棍

棒也要去。而写诗,是一种精神需求,类似睡了一场好觉之后,去眺望大海。但是,伯尔的渔夫很容易地已经在看海了,那种意味他已经在体会。他并不要求太多,不要求腰缠万贯之后登高肃立远望。渔夫很容易把眺望这一需求变成了随时的永恒。

曾经在大学里教我们古汉语的一个教师,最近,我听说他早已经在北方退休了。我记得他,只因为是司马迁的一篇《报任安书》。那位教师曾怀着极大的苍凉与悲壮为我们讲那篇古文。他旁若无人地投入到其中、闭目不绝地讲述解析古人悲愤的神态,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来。有同学从北方来说,那教师经济上不宽余,但是他婉言而坚决地拒绝了讲课、编书等等“机会”,和任何一个老人那样,他散步买菜,做饭。最近,唯一不同于他人的是,他要每天燃上一炷香,然后读书。过去,还有喝一杯好茶的习惯,因为拮据,他把茶给戒了。

我的这位老师,教的是古汉语中先秦、两汉这一段。我想象着,他那高大的个子,正躬身燃香,然后再翻开书页,这是一个悠然的过程。我慢慢地相信,我们这个时代还有骨气,并不是全部的人群都像尘埃一样浮沉喧沸。希望我的老师能谅解我,把从同学那儿听到的事转述在这里。

七 诗,绝不是一件物体

我对中国的隐士知道的太少,就胡乱地发言了,我只是凭着我一个人的感觉。我想,他永远都是绝对个体的,不求闻达于世的。而事实上,“隐士”这行当也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按《辞海》的解释,不出来做官就叫“隐”,那“隐者”不是太泛滥了吗?

老子先做了史官,而后写《老子》,庄子做了监河侯之后隐退,写了《庄子》。如果“隐”也是有戒律的,他们两个是不是已经连连破戒了呢?